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興縣
第一四三四號　原名：抗戰日報

本報發行科啟事

由於我地區擴大，各類報紙份數激增，同時因物價上漲，每張成本將達三百元，而報價仍極低廉，所以虧欠甚巨。為支援前線，節省開支，請各地讀者將閱後報紙，除機關必留參考份數外，其餘均請收交當地發行機關，交郵局寄回本科，郵費由本科支付。

四月二十日

收購牙刷原料啟事

本部為提倡土產抵制外貨，擬自造牙刷，特委托碛口新華商行、臨縣同昌號、興縣同豐號各商店收購：

白馬尾每斤五千元

羊腿骨每付（四支）五千元

綿羊腿骨每付（四支）七千五百元

仙牙刷把每個一百五十元

當面收款零整出售均表歡迎。

晉綏軍區後勤部

忻縣某村得地農民 組織翻身游擊隊 保衛土地搶耕搶種

三天內澆地三千畝，播種二百畝

（新華社雁門二十日電）忻縣邊緣區某村復查土地勝利後，獲地農民組織翻身游擊隊保衛春耕。在三月十八日閻軍侵佔奇村後，該村距敵人極近，正在進行復查土地的幹部羣衆，白天游擊，黑夜轉移，很快將果實分配給一千七百多貧苦農民。在農會「拿起武器保衛土地」的號召下，得地農民紛紛組織翻身游擊隊。保農民劉福得地六畝，他積極起步槍說：「誰再想把我踩下去，沒有別的，我就是拼命！」六十四歲老漢劉雲也當了翻身游擊隊員。一次發生敵情，翻身游擊隊在區幹部指揮下，掩護全村數千人帶好所有牲畜大車和米及分產價值數百萬元以上的鬥爭果實，全部安全轉移，使閻軍撲空。在春耕開始時，該村由村公所、農會和民兵組成統一指揮部，實行勞武結合搶耕搶種，保護羣衆自願組成十多個水利組及耕地組，村幹部領導六十多人及三十頭牲畜耕地下種，在「快耕快種，不荒一畝地」的口號下，變工互助，先給抗烈屬及游擊隊員耕作。按畝實民主評定分數計工折工錢記賬，三天內，即澆地三千畝，播種二百畝。為早日搶耕完畢，農會已派出專人出外增購耕牲耕畜，現已買到牛四頭、毛驢十三頭，與該村聯防之鄰村，亦調劑牲畜幫助，翻身游擊隊每天在村外埋設地雷，放流動哨警戒，掩護羣衆耕種。他們向敵主動戰鬥數次，有一次擊潰閻軍「愛鄉團」三十餘人的進犯，拘捕特務填入廿餘人。十五日敵人向該村發砲擾亂，但羣衆仍照常春耕。（希聖）

神池達木河等村 教育幹部整頓抗勤

（神池訊）處於平魯至朔井及五寨間的四區達木河、莊窩等村抗勤工作曾非常混亂。達木河行政村，一次十五付担架，九十個老鄉（每村六名）抬至離該村五十里之土棚村，因沒人更換，一直抬了四天，影響羣衆生產和情緒極大。又羊房、柳溝、達木河、金子堂四村張希勝等十六頭毛驢，一直轉運了十幾天，還未回來。老鄉說：「捉住的死不放，走了的也不管。」因此有的半路偷跑了，而傷員們為了趕路，走到莊窩村把一個老鄉往地裏趕的毛驢，順手趕上，未經過村幹部。抗勤缺乏統一組織，混亂現象就多了。村幹部中熱心的負責任，如達木河主任李樹棚、代表李忠九天中沒給自家做一點營生，民兵王占鰲、郝鳳兵也連忙了三四天，甚至有時飯都顧不上吃；但是在另一方面，有些幹部反乘機偷閑，對抗勤不負責。為了克服上述現象，區幹部協同行政村幹部，於四月八日召開各自然村幹部會，從思想上進行教育，說明對羣衆負責、對軍隊負責。

離石馬家村羣衆 清算地主富農逃避的抗勤工

決定全村按富力負担抗勤

（離石訊）五區馬家村地主富農逃避抗勤，小隊長以上的幹部也不服抗勤，因此全村一百三十戶服抗勤的只有五十餘人，大部集中在貧苦羣衆身上，富農郭明壽，因兒子在「賀中」學習，說是「抗屬」一即不服抗勤。最近該村羣衆清算地主富農逃避的抗勤工，羣衆會上，貧農牛輝生反駁地主富農逃避抗勤時說：「你們不是裝着不夠年齡，就是說牲口咬了你們的腿，你們說你們櫃子窮，不夠有錢僱不起人，難道我牛蹄生一身一口吃了早上沒晚上，我連個火柱炭錢都沒有，我就能抬起嘴了支援前綫是大家的事，軍隊打仗又不是只保護我一個人！」經過羣衆訴苦與醞釀，清算出六家地主富農欠工五十七八個，賠償羣衆二百九十斤小米。會上又決定幹部民兵都服抗勤，領頭全村共擔出一百二十一人服抗勤。羣衆並討論決定今後按富力服抗勤，克服單按勞力的不合理的現象。地主富農二十三家佔五十二分五厘，中農四十二人佔四十一分，貧農五十七人佔四十二分。大會並民主選出中農郭之明、貧工郭來尚為正副分隊長。大家都說：這下可閒好嘍！（張馥）

河曲韓昌溝 貧苦抗屬困難解決

紛紛勸子歸隊

（河曲訊）六區韓昌溝行政村，過去不重視優抗工作。如韓昌溝自然村高常亮參軍後，只丟下一個小妹妹和八歲的娃，幾年來都無人照管，土地荒蕪了，他小妹妹吃飯沒；大組抗烈屬困難，周正鶴等，向幹部們提出米糧給烈屬了。因此，該村歸隊戰士特別多。在貸款工作中，前幾天特別強調解決貧苦抗烈屬困難，實村幹部與以放入優撫屬困難地行訪問，有苦困難，就解決實困難。如張二聯有勞動力，就給他包耕十四垧地，還給他二十餘垧肥料；周占良有牲口沒人力，就專門找人和他變工；邵在成沒牲口，就貸給他半條牛；在貸糧中全村十戶貧苦抗烈屬，得到了十石五斗貸糧、二十石侯抗來、十八斤棉花，麻紙六百斤，貸給他們調劑了六畝河灘地。抗屬困難解決後，就勸了歸隊，王有來轉到兩石貸款和一百斤麻籽後，當晚就引着兒子到中隊；劉根存見他兒子回來探家，就促他早日歸隊，其他抗屬也正在勸導兒子歸隊。（劉耀邦、王鎮邦）

靜樂縣府 賠償群衆差驢損失

（靜樂訊）我軍某部四月九日路過靜遊村，堅下羣衆的差驢，途中三頭被敵機槍射死。縣府接到農民報告後，當即賠償驢主毛驢三頭，使他們能進行春耕。驢主劉三俊、張全福等三人甚為感動。據說閻軍拉去的毛驢，四月五日我軍解放古交時才牽回來，交還原主。（常服仁）

淇縣東北大戰勝利結束 我斃俘蔣軍一萬三千

乘勝追擊收復濬滑淇三縣城

（新華社豫北前綫二十日急電）淇縣東北大戰已於十八日下午四時，以殲滅蔣軍兩個旅的輝煌戰果勝利結束。此次蔣軍以六十六師兩個旅、二十七師之四十九旅（即第二快速縱隊）、二十四師一個團、四十一師一二一旅、四十七師一二七旅之一個團，共計五個旅兵力，於十四日由淇縣道口之線犯，並以三十二師全部兩個旅，從其右翼滑縣鹵寺頭由一線西犯，圖解湯陰之圍。劉伯承所部人民解放軍乃於十六日夜（前報為十五日夜）出擊，將敵包圍於淇縣東北道口以北地區，激戰至十八日，首將四十九旅（第二快速縱隊）旅長李守正、副旅長（姓名待查）及團長以下五千餘人全部殲滅，蔣軍全綫頓呈動搖。解放軍乘勝又殲滅六十六師一九九旅之五九六團全部、四十七師一二七旅三七九團全部及四十師三一六團一部，殘敵不支，狼狽向濬縣潰竄，人民解放軍遂乘勝於十九日晨收復濬縣城。困守湯陰之偽孫殿英部，已成甕中之鱉。經初步查明，此次共俘蔣軍旅長李守正以下九千餘人，斃四千餘人，俘獲極多，正清查中。

（新華社豫北前綫二十日急電）豫北劉伯承將軍在淇縣東北地區殲滅蔣軍兩個旅後，蔣軍殘餘部隊狼狽潰退到衛河東岸的濬縣、滑縣、道口等地，豫北人民解放軍立即乘勝追擊，於十九日晨收復濬縣城，當天接着又收復滑縣及道口鎮。我軍另一部在同時間，沿平漢綫南下，逼近淇縣城，蔣軍聞風逃竄，淇縣城遂為我軍收復。

大同民兵武工隊 一個月殲敵四十二

（大同訊）（遲到）我各區武工隊民兵配合地方部隊，積極襲擊閻頑軍。二月二十七日某區民兵，在大隊長高鴻俊同志領導下，配合地方部隊，夜襲距口泉七里之店上村，爬上敵人住院房頂，投下手榴彈十餘顆，驚偽藩四名，讓敵當即狼狽逃竄。三月六日，敵人到新村搶糧，我民兵武工隊發急後，隨即趕去打擊，敵軍四十五人逃到窯明村。我俘敵一名，救回被敵捕去鄧村農民馮勝。總計兩月來我各區民兵武工隊大小戰鬥五十五次，俘敵二十名，打死九名、打傷十三名，繳獲步槍六支、手榴彈九枚、子彈二百十五發、擄獲衣一件，糧食二十五石、牛十條，驢子一頭，衣服八件。（張宵）

傅頑交警官 抓丁賣兵供揮霍

（大同訊）（遲到）傅頑交警七大隊十六中隊士兵劉傑，去年十二月五日，由陽高某地攜帶步槍一支，逃來我六區區公所。據談：彼個人係於去年到豐鎮買貨物時，被傅頑交警大隊抓去。後因該隊隊官在朱瑭臺去南京時大吃二喝，揮霍巨款，回來就將他們以每名五十萬元價格，賣給三十六師，共賣去三十名。開赴前線作戰，他不願作無謂犧牲，逃來解放區。（朱宗陶）

短評

豫北大勝

據報傳來，劉伯承將軍所部人民解放軍，在豫北又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在不到兩天的戰鬥中，殲滅了蔣介石進犯軍兩個旅，包括其僅餘的內戰法寶——全部機械化的第二快速縱隊在內。

豫北我軍從上月二十五日起，在平漢綫兩側展開了自衛反擊，到本月十日止的半個月中，橫掃六縣，殲敵一萬五千，逼使兵力不足的蔣軍，不得不東拚西湊，集中七個旅的兵力，妄圖挽回其「戰場的頹勢」。人民解放軍作戰的方針，一向是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有生力量，所以當敵人其勢洶洶的來犯時，我軍即機巧靈動，給敵人佈下了嚴密的天羅地網。果然，我軍於七日主動從淇縣撤出後，經十天，蔣軍進犯的兩個主力旅，就恰恰在這裏找到了自己的墳墓。

現在，豫北我軍乘勝擴大戰果，已將蔣軍非法侵佔的滑、濬、淇三縣城及道口鎮收復，我們相信，豫北人民解放軍所至，一定還有好消息傳來。「存人失地，地必可復」，只要我們保存我們的有生力量，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我們一定會收復所有失地的。敵人冒險進犯，愈深入，他的失敗也一定會愈大愈徹底！

大同四道溝煤窯鬥毆案處理錯誤
擴幹會決定澈底糾正

（大同訊）五區四道溝煤窯窯主馬維，僱用地痞流氓多人，毆打翻身群眾，釀成鬥毆；事後該區區長張增玉失掉階級立場，[illegible]法律，竟將群眾代表捆押禁閉，給窯主撐腰，助長了地痞惡霸打擊翻身群眾的氣焰。經縣擴幹會檢討後，決定糾正，賠償群眾損失。事實經過如下：

窯主欲斷千家炊　群眾代表遭毆打

窯主馬維是窯子村地主，他放高利貸，去年三月被群眾清算後，懷恨在心，今年初被選為煤窯經理，向馱運碎煤的群眾增收炭價，每馱要多[illegible]，並以每石白洋一元之代價，僱用地痞流氓、王根明（兩人曾當過土匪）、李般子等三人負責強行勒索，並且布置分頭對付各村群眾。因此，使該地人民燒炭遭到嚴重困難，一致要求取消。二月三日郭家坡村群眾公推村長、村民分隊長賈祿等十餘人前往交涉，要求取消此種額外剝削，並協議[illegible]價格。但窯主和狗腿子蠻橫[illegible]說：「不出錢，你們一兩炭也別想拿走。」代表們問：「要收價錢是誰的公事？」王根明說：「我們這幾個人就是公事。」站在一旁的狗腿子王雙虎也大罵說：「誰不出錢不能搬炭，誰就是[illegible]！」當時王根明拿出「成尺」先打賈祿，群眾為保護自己的代表，一棒將當事的王根明打傷，馬維和王根明李般子拿石頭打了群眾中的楊振文和楊振[illegible]，也被群眾打輕受傷。

張區長失掉立場　竟捆綁群眾代表

事情發生後，分隊長賈祿等三人，當即前往區公所，報告事情經過，請求政府處理。不料張區長不但不支持群眾正當的鬥爭，而且不問情由，竟以「打架受傷」的舊法律觀點，當將代表賈祿、張生發等三人捆起，送回村裏，又將另二個群眾代表[illegible]一同捆起。窯主馬維等聽到這消息後，更向郭家坡村群眾[illegible]，把受傷的人抬到郭家坡，叫群眾包管醫傷，並提出很多的勒索條件，要群眾作主[illegible]。群眾看見區長不與群眾作主，[illegible]下了大禍，便向白洋二十三元，買下紙煙二十五盒、水煙七包子、大烟三錢送給他們吃了。又由白洋十二元請關接骨醫生給接住胳膊，此外洗傷、送飯、賠情擔款，又由李玉、[illegible]、郭五年等三人出面「調停」，出要傷費白洋三百二十元，並僱用轎子毛驢將馬維等三人送回煤窯。群眾共花去白洋三百八十餘元，還賣掉了毛驢兩頭，影響了今年生產。

推翻以前處理辦法　着窯主賠償群眾損失

此次縣擴幹會上，對這一事件的發生、經過和處理的辦法很[illegible]檢討後，大家一致認為區長在處理此事件時，完全失掉了人民立場，經討論後，決定澈底糾正，並提出重新處理辦法如下：（一）推翻以前處理辦法，一切損失賠償、醫傷等費用，全部由窯主退還群眾。因此事出賣的毛驢，應由窯主買回歸還原主。（二）窯主所收的碎炭價，一律退還。（三）窯主應向群眾賠情道歉。（四）馬維、王根明、[illegible]三人應受政府法律處分。（振寄、鳳銘）

離石五、六區　把貧農當成二流子　貸款貸給了富有者
縣幹部檢討後已下鄉糾正

（離石訊）縣級幹部會研究檢討貸款工作，發現五、六區幹部，沒弄清什麼樣的人才是真正的二流子，把稍有一些二流子習氣的都當二流子看待，不貸給貸款。結果大部貸款都集中貸給了中農，貧苦群眾反而沒得到。五六區大小東川溝石山，是離石最貧瘠地區，經敵人八年摧殘，農民生活極困難，有餓死人的危險（縣上決定將全縣兩千石貸款的一半，集中貸給這兩個區）。那時[illegible]飢餓，[illegible]樹根水，皆生病，[illegible]的手頭腫筋，生產受到影響。貧苦群眾無法治療，[illegible]大煙支持，[illegible]以喫少許，但賴以[illegible]生。如下王家[illegible]全村八十五戶，[illegible]吃的有七十一人，[illegible]村十二戶就有七戶吃大烟的，在村幹部貸款工作的幹部，認為他們都是二流子，都沒有貸給。彩[illegible]居二十餘戶人家，其中十餘戶有借[illegible]惰的，沒貸到款，得到的只有四五戶中農，甚至地主劉[illegible]也貸到一石二斗米。立見背村全村十三石貸款，除中農自願需要的貸款，還用不完，自願五斗的幹部給加成六七斗。另一偏向是發放貸款時，只從表面上看生產如何，然後再看貧富，不去深追有些貧苦農民生產不好的原因。馬家村楊僕人，地無一壠，無法生活，經常在外村打忙工，也沒給貸款。研究後，認為這些地區，如果把有二流子習氣的都當作二流子，不給貸款，貧苦群眾不但不能恢復生產，而且避免不了要餓死人。會上決定：要把有二流子習氣的人和真正的二流子嚴格分開，首先從階級觀點上識別，看他的出身歷史，發生毛病的根源，如果本身貧苦，一貫以[illegible]。

八分區供給處　機關耕地歸還農民

（八分區訊）分區供給處生產[illegible]，[illegible]地六百九十五畝，除[illegible]地主的上坪地一百五十畝，及[illegible]地一百四十二畝，全部歸還原[illegible]家。[illegible]貧苦農民耕種。[illegible]村長說：「[illegible]」此外又[illegible]牛，都[illegible]給復員軍人、[illegible]等三人，價格比市價少四分之一。（[illegible]）

神府六區七百垧公地分給農民

（神府訊）六區[illegible]公地七百一十五垧（內水地[illegible]），[illegible]一十二孔，分給七十九戶貧苦[illegible]抗屬、復員軍人、[illegible]。[illegible]貧苦農民和[illegible]在人多地少的[illegible]件下，分得土地[illegible]。（[illegible]）

缺甚幫甚　解決抗屬困難
——山陰凍牛坡村

（山陰訊）五區凍牛坡村，召開抗屬生產座談會，十九戶抗屬中，有七戶缺少籽種，三戶缺少肥料，[illegible]戶缺少耕牛。村主任陳鳳高首先拿出莜麥籽種一斗五升、山藥籽一百斤，代耕地十五畝。本村教員也拿出[illegible]一百斤，代耕地十五畝。在他們帶頭下，群眾共自動拿出籽種四石七斗五升（大石）、山藥籽一百六十七斤、糞九十馱，代耕地一百六十七畝。（趙占魁）

辦喜事

△臨縣十區劉家[illegible]，四一年入伍，[illegible]二年，[illegible]之意，[illegible]給[illegible]家，[illegible]去年[illegible]，[illegible]政府[illegible]了保證[illegible]。（[illegible]）

△保德三區[illegible]女子「[illegible]」和[illegible]就是[illegible]，[illegible]結婚。（[illegible]）

列寧怎樣重視黨報發行工作

列寧對黨報工作的每個具體過程，都非常認真負責的關心。他不僅重視編輯、而且更重視發行工作。他說：「更重要的不僅是使報紙編得很好，而且要使報紙廣泛的和正確的分發出去，使讀者能夠按時得到報紙，充分的利用報紙，和善於利用報紙。」他對[illegible]確的分配非常憤慨，因為報紙沒有發到群眾中去，而停留在各種機關裏。在發行工作上，他特別注意報紙的張貼工作，他指示要供給工農民閱讀和圖書館[illegible]貼出的報紙，用張貼報紙的辦法，把報紙傳到工農群眾中去。

他號召各個工人團體和鄉村組織，都來注意報紙的發行工作，給農民適當[illegible]地說：「在鄉村散佈報紙工作上盡力量最多的要算郵政了。」由這點看來，郵政的郵差工作也與現在我們一樣與黨報發行工作有了密切的結合。

常[illegible]報紙發出去後，他更關心報紙的作用問題，也就是組織讀報工作的人們，對當時才注意組織讀報的批評。他說：「在利用報紙方面是作得極不充分的，常常有這樣的情形，在某一工廠中，常常多有一個工人訂了報紙，但讀報[illegible]的人却很少，在宿舍內並沒有組織讀報的工作，對於張貼報紙的工作，作得更壞——這個工作並不需要有作……在這方面是須得作很多工作。」

在保存和利用報紙方面，列寧也提出了寶貴的具體意見。他說：「保存報紙的工作，也作得不好，在保存報紙的地方，即使在沒有去利用，沒有成為一種閱讀的材料。對於報紙必須按照規定一個日錄；……對接月裝訂了的報紙再加上這樣的一個日錄，就可以把報紙變成為一種有趣的參考材料和圖書材料。」列寧常說：「我們還不善於利用我們現有的那一點東西，我們要學習更完善的更好的利用報紙。」

列寧對那些報紙發行工作不負責任的人們，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說：「三四年來有過很多報紙的情形，例如在郵局拉[illegible]，訂報的工作是經過一個什麼代辦所來作的，這個代辦所就是收了錢，但沒有去組織報紙的工作，結果弄得讀者也得不到他所訂閱的報紙。」

列寧雖然是在二三十年前對黨報工作提出的意見，但同樣的也很切合於我們的實際情況，恰好可以作為我們今天黨報發行工作的明確方針——要求：透徹、迅速、準確，起作用。可以根據這些要求和針對我們的黨報發行工作。要注意把黨報廣泛的發行到廣大工農兵群眾中去，使黨的方法和各地的工作，通過報紙，和讀報工作聯繫起來。要貼報，要組織讀報[illegible]。保存報紙的工作，也要作好，把報紙保存起來，成為有用的資料。郵局工作者們更應積極努力，發揮他們更大的作用。

各地通訊員同志們，要學習列寧的，不要積極的。給好好注意黨報發行工作，作為一個通訊員同志們的模範。這一點我們各地通訊員同志們也很少去注意，而且有些通訊員同志們忽視了黨報發行工作。在前方、在後方、在部隊中、民夫中，都要更廣泛的利用報紙去推行宣傳教育和群眾組織工作。黨報發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務，必須大家一齊動手去作才行。我們學習列寧重視黨報工作的精神，把黨報的發行工作做好了，作好一點。希望同志們以積極的黨報工作觀點，去把發行工作在進行的自衛戰爭中，使報紙更好的為戰爭服務，爭取勝利。（轉自山東大眾日報）

嚴格實行撥糧手續

編者同志：

交城三區米家莊撥站保管人員任建堂，故意違背撥糧手續，不實行上級規定之「撥糧證」制度，進行支付，把糧又不保存證件，並私和某部撥糧人員，通同作弊，從中貪污。三月底任建堂與某部一管理員[illegible]，共同貪污了小米四百五十斤——管理員以高價，將撥照賣給任建堂等三人，任等即利用無手續撥糧，將撥分碾回自家，後經群眾發覺，反映給有關機關，這件貪污案被檢舉出來。貪污後已全部收回，並寫信通知某部區政府同志也作了處理，通知各撥站，今後一定要嚴格執行撥糧手續制度。我想這種經驗，值得各地注意。

馮瑞、張廷貴

對嵐縣寨子村招待所的意見

編輯同志：

四月十四日我住在嵐縣寨子村招待所，除收飯菜金外，另收五百元火錢；第二日住在興縣恩虎灘招待所，每斤收七斤半米的火錢，就是除了一天的火錢，就得向供給制度每日發菜金二百元，付十斤。我們住的村供給柴炭，不應該向住宿軍政人員要火錢。至於十斤草價給七斤半草，那就更不對。希望上述兩招待所注意。

張和軒

陝甘寧各界集會祝捷

王副司令員指出 我們有把握把敵人消滅在邊區

（新華社西北二十日電）陝甘寧邊區黨政軍各界數千人，十八日於陝北某地集會，慶祝此次瓦窰堡以南殲滅胡軍一三五旅之大捷，附近二十餘里之群眾，亦趕來參加。會場周圍遍貼「一切為着前線的勝利！」「多打勝戰，活捉胡宗南！」「把進攻邊區的敵人徹底消滅在邊區！」等紅綠標語。邊區聯防司令部王副司令員維舟於會中指出：蟠龍化莊勝利之後僅二十天的羊馬河大捷，充分證明我們有十二分的把握，把蔣胡軍消滅在邊區。來勢兇兇之胡軍，已不敢再行偷巧鑽隙，只能集中七八個旅，擺在山頭上，戰戰兢兢的滾來滾去。「一個月中，我軍消滅胡軍二萬多人，並且在敵人集中七八個旅滾動中，圍殲掉它一大塊，加以殲滅，而在五里以內之敵人，均不敢增援。這就說明，敵人在一月來，其士氣急劇低落，也說明我西北人民解放軍戰術之精明與士氣之高漲。」王副司令員繼稱：「胡宗南現已進退維谷，而我同蒲路人民解放軍，又已經摧毀胡宗南在山西的老巢，直接威脅胡軍後路，胡宗南賴以侵犯的陝西已經孤立了，我們邊區軍民一定不讓胡宗南逃出邊區。」中共西北中央局習副書記仲勳，指出邊區軍民在十年和平突然轉入戰時的初期，雖有若干困難，但一月以來，各地游擊戰爭已普遍開展，人民中各種戰爭動員與生產的結合亦已日趨緊密，因此，只要我們再接再厲，團結奮戰下去，一定能克服困難，消滅胡宗南，斬斷蔣介石的左臂。大會一致決議，寫信向前線指戰員致敬。當大會結束時，正值傳來晉察冀人民解放軍解放井陘、娘子關，在石家莊外圍包圍蔣軍三千，以及晉冀魯豫人民解放軍在洪洞東北殲滅蔣軍第二快速縱隊等捷報，立時全場歡聲雷動，歡呼與歡笑，使整個山野沸騰起來。

勝芳一週保衛戰 冀中我軍殲敵一千八

我已轉至市郊待機殲敵

（新華社冀察十九日電）勝芳保衛戰自八日至十四日歷時一週，冀中人民解放軍殲俘進犯蔣軍一千八百餘名後，即主動撤離市區。據冀中軍區公報稱：自八日起，冀中人民解放軍先後於勝芳外圍柳莊、信安等地，予進犯軍以痛擊。十三日起，進犯軍在九十四軍軍長牟廷芳指揮下，猛烈進犯，並由冀東調來五十一師，由霸縣調一五七旅，由容城調九十三軍一一六師等部，晝夜趕來增援。我軍於兩度予敵重創後，十四日即轉至市郊，待機殲敵。此役，計共斃俘蔣軍一千八百餘，繳獲輕機槍十一挺、步槍二百八十餘支。蔣軍以如許代價，僅獲空城一座。

堅持遼東敵後我軍 殲敵八百五十

（新華社東北十九日電）軍息：遼東民主聯軍堅持遼吉遼寧後方之一分區主力部隊，又以神速的動作，擊潰進犯之蔣軍青年軍二〇七師各一部改編之第七團，殲敵八百五十餘。十四日下午，該部出犯，竄至猴石山（東豐西南五十華里）一帶，即遭民主聯軍猛烈阻擊，戰至翌日十七時，即將其大部殲滅，並擊潰自西安來援之敵。是役，共斃傷蔣軍營長以下二百餘，生俘四百五十餘，繳獲輕重機槍二十一挺、衝鋒槍三支、步槍二百五十支、擲彈筒三部及其他物資多。

（新華社東北十九日電）遼吉前線中段清原東十八里之南山城子蔣軍重要據點，於十五日晨被東北民主聯軍攻克。戰鬥兩小時，[illegible]

胡宗南陷入延安泥坑 不是被撤職就是戰死被俘

就俘蔣軍副旅長談陝北戰局

（新華社西北前線二十日電）「胡宗南已陷在延安的泥坑裏，不是戰死，便是被撤職被俘。」這是羊馬河戰鬥中被俘的蔣軍一三五旅副旅長王書忱將軍對記者談陝北戰局觀感的結語。王曾隨胡宗南進攻晉南等地，熟習胡軍內情，他肯定的說：「胡宗南軍進攻延安，確如延安總部發言人所說，是軍事危機無法克服的表現。蔣胡圖以進攻延安提高士氣，其他地方即是空虛，實際本人從許昌來，道經洛陽，除洛陽有一個團外，均無其他正規部隊防守。」王氏繼而說：「胡宗南陷入了泥坑，他進也得不到延安，退也不能放棄延安，那會立即引起蔣介石統治的崩潰，這就確定了胡宗南不是因戰爭失利撤職，便是打死在延安，或者當俘虜。」王的話鋒突然一轉，說：「不過蔣介石胡宗南不論怎樣失敗，總是宣傳勝利的，再幾天，中央社又要宣傳八路軍潰竄呀。正如去年二[illegible]

蔣軍坦克衝到那裏 我們砲就打到那裏

（新華社豫北前線十九日電）記者頃訪問參加湯陰戰鬥的張連長，詢伯永常勝軍在宜溝以南痛擊蔣軍坦克部隊的情況：十日，當蔣軍王仲廉指揮五六旅之眾，以快速縱隊為先導，猛撲宜溝，圖解湯陰之圍。劉伯承將軍某部三連守衛宜溝以南陣地，二、六連分別在側翼痛擊敵人。蔣先以砲火向我陣地猛烈轟擊，接着以步兵在七輛坦克和兩輛坦克掩護下，慢慢前進。先頭的兩輛坦克直衝我軍陣地，五輛坦克緊接着成等待其接近，即以手榴彈集中投擲，時一輛坦克擊毀，翻入溝內。此時，坦克掩護部隊戰士馬上挖成新的工事，突入我軍陣地。蔣又擁有三輛坦克衝來，戰士們以拉手榴彈近炸，此時，我砲兵配合集團猛烈打擊坦克，擊毀坦克一輛。在同一時間，敵人右翼的一營兵力，在坦克掩護下，向我某部六連陣地進攻，鎮定沉着的射擊，至下午，擊毀坦克三輛，繳獲一輛，斃敵六百餘人，敵全部擊退。敵人進攻後向南潰退，一下就跑過淇河以南，共計六十餘里。

他們在轉變中

——記放下武器的蔣胡軍官兵

一般被解放的胡宗南軍官兵們，平常在胡宗南長期欺騙教育影響下，都以為被俘後一定要殺頭，但當他們一接觸到人民解放軍，許多的懷疑和誤解立即就揩消了，有些看到優待俘虜的標語就放心了。曾在關中某莊戰鬥時放下武器的三六八團團副泉波說：「一放下武器正害怕時，結果有人來和我握手，就使我驚喜極了。」三十一旅營長趙世才說：「被俘來到專員公署，經負責人一解釋，就打消了懷疑。我們一塊被俘的有七十多人，連一個也沒有跑。」三六八團排長徐國卿被俘時很恐懼，直到聽了我某旅首長講其大政策後，才了解死不掉。有一個團一時從空間了小差的，一點把幾十里路後就悔悟了，他想：「人家對自己那樣好，還有什麼可說的呢？」於是他就跑回去，加上山路不熟，拿一下子就下崖來，後來索性在大路上走起來，等着再提回去，後來他果然被捉了回來，他想「這次定完了」，結果由於他坦白認錯，並沒處罰他，依然讓他回到隊上去，他深深感激的說：「這次沒有生命危險，真是萬想不到。」

許多被解放的官兵，都對我某某旅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徐興輝在某莊戰役中，驚奇該旅戰鬥力的強，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說：「國民黨最好的軍隊，實際上也比不起某某旅。」他表示將來很希望到該旅去工作，不管做什麼都願意。四十八旅孔繁奇說：「某某旅說話態度都誠懇，待人像朋友一樣。」他們對人民解放軍的紀律嚴明、戰術，特別是士氣旺盛和軍民關係，讚美不置。趙萬水說：「一到那裏部隊沒有人押着，就有人燒開水，年輕的女人們見了軍隊也不驚避。」孔繁奇說：「在那邊，老百姓向軍隊說話，就打官司。」他們在外邊，老百姓向軍隊講話，一比，知道那邊差太遠了。

他們在路上曾問過十幾個老百姓，其中十四個滿口讚成八路軍，只有一個說他負擔重些，原來那是一個有二十孔窰洞的地主。另外他發現給解放區做事永遠有保證式財主。另外他說到招待處的醫官是他從前的醫生，他看到招待所的醫官是假如是在國民黨區，五官不全，換藥不完。其實他也不僅對自己如此，就是對被俘過來的傷病號也是同樣優待。他們之中特務長宋杰脚上打了泡，招待所也給他一個馬騎。」另一個軍官說：「在國民黨方面大家都是活受罪，少活十年，在這邊，多活十年。」他們想起當他們在邊區軍民合作後，想起當時的生活痛快，一個多加工作，的士兵很不舒服，有一個老百姓的牛吃，當時心裏很不好，我們不要求工作幹什麼呢？」據此招待所一個隊的初步統計，約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要求參加工作，而且在戰場上，已有百分之九十的士兵參加解放軍作戰了。

就俘蔣軍團長自供 進犯敵充滿恐懼

（新華社陝北前線廿日電）在羊馬河一帶被俘之蔣軍一三五旅四〇五團團長麥宗禹，記者會見了四月十四日在瓦窰堡以南的前線某地，他在國民黨中央軍官訓練團中校團長，他在談話時說：「當我們進犯邊區時，便命令加緊構築工事，以防備共軍襲擊，然而他們卻站在一邊看我們挨打。」「我們同去進攻邊區，不只遇到吃的住的困難，同時只要碰到山頭上有一兩個民兵，我們就不得不慎重，無日不在驚恐中過生活。」「我們就害怕……我們就不得不慎重，只有一營人蹲在山頭上。」

（新華社西北前線廿日電）本月十四日在瓦窰堡以南放下武器之蔣軍一三五旅[illegible]

（新華社豫北前線十九日電）劉伯承將軍部隊某部人民解放軍從這次湯陰戰役中，已與蔣軍坦克部隊作戰五六次，繳獲坦克二十輛。戰士們根據自己打坦克的經驗，創造出「坦克十大怕」歌，打坦克的信心空前高漲。歌詞：一怕天黑看不見，二怕天熱出大汗，三怕溝深跳不過去，四怕步兵被切斷，五怕地雷腳下炸，六怕炮的鋼彈，七怕燃火，八怕火焰瓶，九怕戰防槍，十怕戰防砲，手榴彈來了也心跳，鳥槍射來不能跑，更怕戰士英雄漢，只有挨打帶跑逃。

蔣軍坦克十大怕 我們打它信心高

（新華社豫北前線十七日電）豫北前線人民解放軍某部創造戰鬥動員新方法，士氣與戰鬥力更顯著提高。該部在戰鬥時，號召各部隊充分發揮創造性，提出當前的任務，號召大家想辦法，出主意，努力創造更光榮的戰功。「四塊」部隊在戰揚鎮部「范家坡」野戰及「王家莊」「劉家坡」攻堅作戰的優良傳統，以戰士的親身體驗，來鼓舞他們的自尊心與自信心，大大提高了戰鬥士氣。「西塊」部隊動員打坦克時，號召戰士們發揚白莊村坊戰鬥的光榮傳統，俘虜兩個活坦克，三班全體戰士充滿信心，紛紛報名打坦克，並討論了許多打坦克的方法，使新戰士對坦克的恐懼心理，乃完全消除。

侵佔延安的胡軍暴行 和日本強盜一模一樣

（新華社西北二十日電）據延安逃出難民所談，胡軍進入延安後的情況，與日本法西斯強盜無異，凡是延安群眾，均須到「檢查站」檢查。該站設在北門外，旅邊區聯防司令部舊址，並遍設檢查站，認為無問題者，始能至蔣記市政府登記，認為合法公民，但仍不准自由行動，白天須替胡軍運糧挑水及其他差役，晚間則集中居住，男人一律住在南門外南關，女人一律住在北門外大砭溝，並抽出一部份群眾，編組為「便衣隊」，強迫做行偵察，搜捕所謂「不安份子」，大批送往西安。胡軍紀律敗壞已極，處處叫「老百姓們」，住在市北門外大砭溝至聯防司令部一帶民房全部拆毀，用木料去作工事，鍋碗等物擲在路旁或山下。延安縣南二區二鄉二個村的統計，胡軍搶走牛驢六十餘頭，羊一百餘隻，豬已全光。許多村莊房屋所剩，不論窰門窗，見者即燒火，延安總部舊址王家坪一帶婦女，大部被姦，北門外何莊坪所戶之妻，被八個胡軍輪姦，胡軍自稱「不缺火」。甘泉農南店一個剛生產三天的產婦，因拒絕輪姦，被綑在樹上凍死。

萊蕪戰役蔣俘中 又查出一名少將

（新華社華東前線十七日電）萊蕪戰役中，人民解放軍俘虜蔣軍官佐中，又查出蔣記徐州綏靖公署第二綏靖區司令部參謀長王為霖少將一名，此為萊蕪戰役中第十八名被俘蔣軍將官。王氏年四十三歲，湖北黃陂人，中央軍校六期畢業，曾任南京中央訓練團少將團長及前九十二軍、十二軍參謀長、李仙洲部二十一師參謀處長、副師長等職，家屬現在南京。

官代旅長麥宗禹、旅參謀長任宗儒舒、四零五團團長陳德四零四團長成鵬及副團長、團參謀長等軍官百餘人，已於十七日自前線轉某地休息，日內即可安抵目的地。在上述軍官中，今又查明該旅政治部主任師部室代主任王文之亦已生俘。

翻身靠群眾堅決鬥地主

——康高流的覺悟——

治民

瓦窯村有個長工漢，名叫康高流，民國二十年他向本村地主康虎山借了一塊白洋，人家押了他六件子衣服，他也付過不少利息，可是總還不清賬，這六件子衣服，一直鎖在地主的箱子裏，成了地主的了。

四五年減租時，農會的人勸高流回贖那六件子衣服，把它折成米買幾垧地。地主康虎山聽到這個消息，便對高流說：「好一叔叔一哩，人家如今都惡譚我，你也一吵一起我來了？！你那六件子衣裳，這會只留下兩件子，其餘日本人搶著時丟的丟，穿的穿了；我的地總要賣呀，等這個減租運動過去，我可有一垧好水地哩，賣給你，賣人家一石，賣你五斗，你暫且不要提這回事，咱「叔姪」們以後再說。」康高流滿心歡喜，就以為減租以後那一垧「好水地」滿有把握搞到手了。所以別人勸他去和地主算賬，他總是不吝惜。

減租過去，上面的幹部也走了，康高流到地主家問候那一垧「好水地」的事情，地主康虎山變了臉，不認賬了，說：「減租過去了，我的飢荒（減租減下東西）來也間啦，地我自己做呀，不賣了，至於你的衣服，我不是說過，只留下兩件子了，其餘「沒有」啦，我不給你了。」一席話，說得高流沒可奈何，垂頭喪氣的回去了。可是也好，經這次吃虧，他滿腦迷夢也冲散了。

這次土地改革中，啓發大家對過去沒有解決或解決不徹底的問題，群提出解決，在農會小組會上，康高流首先提出他的那六件子衣服問題。他說：「咱過去叫人家地主哄了，後悔得有口沒說處。這次我可一定要和他康虎山清算哩。」

在三月十五號瓦窯村群眾大會上，康高流提出他的問題，揭露了地主的陰謀鬼計和流氓手段，群眾都說：「地主的口是「蜜飴餅」，心是蠍角角」，心比蠍子的尾巴蛇的牙還毒。」清算結果，康高流算回一石五斗穀來，氣也消了，東西也拿出來了。他見人就笑嘻嘻的說：「還是要靠咱群眾哩，再也不聽地主們的容口願了。」

高渾大民兵戰鬥隊的故事

——洪趙通訊——（一續）

吳鋼

（六）「黑虎掏心」

如日本人，勾子軍初來時猖狂，蔣胡軍到來之初，反革命叫囂的大器在數，黨情緒上掀起了一個波動，起先，也確實有許多人存在着恐懼心理，「蔣家軍到究竟怎樣呢？我們沒和他交過手。」許多人都懷疑思想。

可是渾身上下以美式裝備，美式武裝的奴才軍隊，看樣子個也「威武」，但沒過幾天，這一切卻被高渾大的英勇行動所揭穿了：原來是隻紙老虎。

為了開展一個廣泛的高渾大殲敵運動，區上召開了一個擴幹會，全區幹部、民兵都來參加，做應當高渾大所創造的生動故事，吸取其優秀的殲敵經驗。下面便是高渾大在會上所講的：

「……我拿着一枝步槍，掩蔽在檢柳灣這旁的一個高崖上，崖下蔣軍一隊一隊向北走着，他們大隊的尾巴過去，後面大隊帶沒到來的中間，三個掉隊的蔣軍一步一步拖着的過來。我由崖上跳下，槍口逼住他們的胸膛：「繳槍不殺，舉起手來！」……來了個黑虎掏心，俘虜了三個蔣軍。」

（七）活捉個章上有花的蔣胡軍

「在南王的小窯坡裏，我們隱蔽等了兩天，三個蔣胡軍過來時，我怒的站起喊「站住！」那三個指腿便跑，我照定一個帽章上有花的一腳踢直撲，看着他手一揚，我趕緊爬下，「轟！」一個炸彈在前面十來步遠處炸了，當冒煙裏我又追，隨着他「嘩」的一聲，來不及臥下背後十來步遠又「轟」地一聲，「捉不住這個鷄娃子，誓不姓高哩！」我很猛更加勁追，看着看着只離十來步遠，他猛向我舉起手榴彈，我臥下，他卻沒有擲出，利用我臥下的機會他又跑遠了，第二次又追到他跟前又來了這一手，我可氣炸啦！瞄準他的腦袋扣動槍機，那傢伙猛一轉身，又用手摸了摸喉嚨，第三顆炸彈向我飛來，我使在一個崖沿下躲了外，好險！炸彈在裏面響了，……他再也沒處可鑽，跑進一個只有洞口的窟子裏，在牆角圪塝他咕嘟嘟我跪下，臉頰像這哆嗦來似的，臉上的汗珠直往下滴，嘴唇上掛了彩流着血：「怕哩！怕！……行個好，饒了我吧！……家裏有八十歲的老媽……」我恨不得一槍打死他，可念有什麼作？……「八路軍優待俘虜，你怕甚呢？起來，走！」」

（八）打了敵人一耳光

「上紀落的像虎嶺哈們破壞了，「復仇一隊」又修起來，我們決定給他們點顏色看。一天賈峰我們三個人到那橋上，可巧兩個將軍也嘻嘻哈哈地在橋上散步，「你們是幹甚麼的？」我問。「兩個都說：「這橋是我們修的」一我說：「怎麼你們就隨便走來走去？」就這樣吵起架，我過去結結實實的打了一耳光，他另一個見我們人多拉着一手護住臉向我說：「走，他向我們嚇，有講理的地方見團長去，有講理的地方嘛！」我回他：「去吧，報告去，你前邊走，我後面跟，不要被上面長的虎皮，我可不尿他。」」

後來聽說團長天黑便集合起復仇隊，眼窩裏料後繼上攻了一夜，第二天就起到外村住。」

（九）打死「復仇隊」

「天還麻明我們五個人就打扮起「便衣」的樣子，從上向×鎮借來的加拿大步槍和我們的×鎮中正式步槍，趕拂曉到了那洪洞一堆的官莊橋：敵人便衣時常來此遊害群眾。」

「太陽剛冒山，南面來了兩個穿呢子軍官，頭子上的金星打閃，後面還跟了個動傷兵，我聽見一個說：「還早呢，怕不敢走吧！」「那部份？」「復仇隊的部份？」「你們那部份？」「到趙城去。」「路上都便衣，你們上那裏Y」「……」還沒人，怕不敢走吧？」「不怕！我們有槍。」「俏跟上走吧。」「看錢！」我由袖子裏一出來，原來我是抓過我的那個囚犯，是復仇隊的書記，他一見我，眉眼忽然地一變，扭頭就跑。「一陣連陣！」一枝子剛鋒槍放倒兩個，王文通端起槍，只一槍都叫他呀的一叫，掛了彩，倒了。

（十）讓敵人掛了彩，打死敵人

「迎城敵人出動了二百多，向南一到前梅村了，洪洞也出來一個營向北打了南王。正要夾擊我們十一個人，一分散南北打，由營一部，迅速轉移到辛村集合，「——執行罷偵斷了。我們南北兩頭開了火「吧嗒吧嗒」的步槍響，後面機槍也瘋狂的亂叫起來，十幾分鐘後，一「鄉陣隊」的大炮聲也怒吼了……

「一戰鬥隊到辛村全部會合後的十幾分鐘槍偏響，還仍舊圍成一片。晚上，群眾給我們報來信，窩着下面的字：「一敵人自己打死了自己十來個人，打傷多少等偵察後再報告，天黑就撤退了。……」

地主惡霸現形記

放債廣告

「本人有白洋無數，媽望生光，潔白如雪，一無殘壞之痕，二無損毀之弊，八當十，五分利，二十塊錢買一畝地，有借借者，勿失良機。」

這是趙城地主惡霸，偷在漢奸閻錫山軍隊裏，當過多年團長的，寫在學校黑板上的放債廣告。從這個廣告上，我們可以看出他殘酷的剝削情形：「八當十」是地主預收利的剝削方式，如借約上寫十元，預收二元利，實際只借去八元，但要按十元算賬。「二十塊錢買一畝地」是用放債剝奪農民土地的一種方式，農民因利滾還還不起債時，地主就折地，當時一畝地能賣六十元左右。

這個地主惡霸和軍閥，在趙城二區一帶盤弄作惡，橫行霸道，人人切齒，早在抗戰當中，已被群眾公審處死了。（趙奉璋）

害死兄弟，奪了煤窯

楊銳齊，楊德齊是親弟兄倆，民國十二年在宜溝窯底開一溜坡窯下四個煤窯，一個人兩窯，弟弟楊銳齊的兩個窯在底下，是「入風」，兄弟楊德齊的在上面，是「出風」。因為楊銳齊是一個惡人，兄弟楊德齊卻還比較平和一些，所以挖煤窯的工人都願意給楊德齊的窯上，就是買炭人也喜歡來照顧楊德齊。因此，楊銳齊心裏就忌恨他兄弟。

臨近四月間，正是刮風的季節，有一天楊銳齊到自己底下的窯裏，將裝進點着了，楊銳齊心裏打算：『自己的窯是「入風」不礙事，煤煙逼進兄弟的窯裏，保管「嗆」他個「灰」頭，你也幹不成了。』誰知「如意算盤」沒打成，四個窯還加上別人兩個，共六個窯全給火「燒」着了。

但心毒的楊銳齊並沒有甘心，過了幾天，請「窯頭」並拉上兄弟作陪，又喝燒酒，又吃豬肉，楊銳齊又借了兩架「扇車」準備復窯，楊銳齊提出下窯去看看，楊德齊同意了，就領着三個人頭籌進去。最後楊銳齊也去了。但前頭進窯去的四個人，全悶死在窯裏了，只有楊銳齊是『窯頭』在門口上，不久就活了轉來。

楊德齊死了，楊德齊的兩座煤窯由楊銳齊「經管」，一年後，楊德齊的老婆另嫁了人，把小兒子也帶了過去。

楊銳齊就這樣霸完了四座煤窯，又用高利貸租等剝削方式，擴充了三百畝好地、四串院、三盤磨子、一匹馬、三個牛，成了宜溝裏第一家地主。

副刊

製肥料的兩種辦法

熏架灰：將地邊、塄、坡的圪針及荒蒿割下來，放在地裏，一層架，一層土疊起來，用火燒着，變成焦土灰，到十來層都可，每垧地十大擔，可抵牛廄糞四擔。每人每天可以架多打糧食三大升，每垧上二十擔，就能多打糧食六大升，此焦土灰，尤以種莜麥為適宜。

刮荒皮：靠近地的荒坡荒堆，用鐵鏟刮有二寸深，將刮起的荒皮上在地裏，每擔可抵一擔毛糞勁大。

（臨縣東溝底老農何吉林談，健治、也平記）

讀者服務

瘋狗咬傷後的治法

許蘇甫

病的來源

此病是犬類在春季最多流行的急性傳染病，又在貓、牛、馬、驢、羊、豬等家畜，狼、狐狸等野獸中，也可發生此病。

此病毒素於動物之唾液（口水），血液、腦髓、脊髓等組織中特別多量的存在，唯病原菌至今尚未發現。

處置法

（一）預防之第一要當辦法，立即打死瘋狗及已瘋的家畜。

（二）瘋狗咬傷時，立刻用口吸出或用手擠出大量的血液，（能完全吸出及擠出毒素才妥當）。

（三）立即用帶子（或繩、腰帶、褲帶）縛住受傷肢體的上端（緊縛），自己在未能完全吸出毒素或處置之前不准自行解開）。用小刀割淨狗咬之牙痕跡，（註）若附近有醫院，最好把傷口周圍統統割掉，速進醫院醫治。

西藥治法

將咬傷處用腐蝕劑如苛性加里（老百姓可用洗鹼）的濃硝石鹼水，硫酸等腐蝕。或將創口用過錳化水素（雙氧水），宜蜜柑（橘子），沒有時可到中藥舖買橙皮），檸檬、酸醋多次施行洗滌。

中藥治法

（一）艾灸：初咬時立刻用口吸出毒素，用自己的小便洗淨傷口，用艾炷（搓的艾團）百壯灸過，（灸完為止）然後將創口用「上氣散」一調扶危散，次日再灸，若三五日後再灸三五片，灸後服「扶危散」通利之。（一方治法後用附子散）

人見其中所之主藥是斑蝥，因此斑蝥殺醫治狂犬病之藥方之一，古醫書上所載的方劑以此為主，破傷風、狂犬病等，據研究文獻，望採用者注意研究此事。

（二）拔火罐：用砂燒酒壺傾（或用砂鍋）內裝多半壺酒，先用一壺在火上燒滾，立將壺口按在咬傷口上，拔出黑血水（水滿便傾）再即按在咬傷口上，以黑血水吸盡為度。（按此法自落）以蟹殼輪流拔吸，用較妥當，日子久了無效。

「玉真散」白芷、南星、白附子、天麻、羌活、防風各一錢，共同研細，睡津（即唾液）調成糊劑敷口上。

「扶危散」：斑蝥七個（去頭足），在糯米炒黃，去米不用，加滑石一兩，雄黃一錢，麝香二分，共研細末，每服一錢，溫酒調下，米湯亦可。

五錢，琥珀八分，共研細末，每服三錢，燈心煎湯調下。